

论 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

宋 醒 民 著

经 济 管 理 出 版 社

序

我自1949年参加上作起，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抱有浓厚兴趣，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经典著作以及一些阐释性读物。1953年我进入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第一期理论教员班学习，以一年时间系统地精读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九至十二章。苏联如何恢复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与理论，在我思想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1959年，我参加中共中央宣传部和高等教育部联合举办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会，以近半年时间精读了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听了包括当时中央的几位大理论家及名牌大学的资深教授的讲课，对所谓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印象极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似已明白。所以，我满腔热情地响应、支持所谓“三面红旗”。1962年，我到上海社会科学院《资本论》研究班学习，以一年时间系统地精读了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创新思维使我的理论认识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独立思考仍然不足。十年动乱期间，在所谓“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错误判断下，由于根本不知道世界上的真实变化，还以为中国真正找到了一条搞社会主义的“快车道”。

从上述可见，我的前半生是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但所受到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也是很深的，甚至这种影响至今仍在缠绕着我。

1981年，我回到创立时工作过的高校——江西财经大学任教。适逢经济理论界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对社会主义和商品经济

再认识的争鸣活动，我抱着追求真理、修正错误的态度积极地参与。我重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发现商品经济是适应社会化生产并能连接不同社会生产力的最有效的经济形式，它使资本主义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还要大得多的生产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搞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末，我们就没有理由抛弃商品经济这个法宝。于是我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相容性。站在商品经济“平台”上（因为它是人类社会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来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20世纪80年代，我在公开发表的论文和著作中表达了这样一个中心思想，即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结合是内在的结合，同时也是整体的结合；由于这种结合，社会主义已不是传统社会主义那个样子了，它是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并且充满着活力的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我在20世纪80年代年撰写的经济论文汇编为《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小册子，已在1992年公开出版。

我们面前的这本名为《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小册子，可以认为是《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姊妹篇。其中的文章除个别外都是我在20世纪90年代撰写的经济论文，包括与他人合作的7篇论文。为了便于读者阅看，基本上按照时间顺序分了7个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国有经济的改革与民营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反思与求索。另外有三篇是分析江西经济的，附于本书的后面。

我不想一部分一部分地做内容介绍，也无此必要。但我要说的是，我所写的这些东西都是独立思考的成果，并且可以说完全是以马克思主义包括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困难不在于搞清什么是市场经济，因为商品经济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从亚当·斯密以来也研究了几百年，马克思的《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都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真正的困难在于搞清什么是具有活力和生力、可以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过去，前苏联、东欧和我国都不搞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搞的都是计划经济。什么是社会主义？那好办，请教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就行了。公平而论，马克思、恩格斯也只是对未来社会做了一些粗线条的描述，一些以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事实为根据的科学预测，而对具体细节问题他们认为不可能做出任何预测。这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列宁，特别是斯大林，经历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是不是就对社会主义有了规律性的认识呢？今天看来恐怕不能这样说。因此，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主题。为了搞清这个根本问题，邓小平一方面强调马列不能丢；另一方面又强调要讲新话，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根据我的体会，邓小平是在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结合上来寻求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最后，他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得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结论。1992年，他在南方巡视的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使某些坚持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同志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概括性的论述中，没有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当然这决不是邓小平一时的疏忽。我体会，主要是因为按传统理论以公有制、按劳分配来定性社会主义有可能使生产关系同生产力脱离开来，而重复过去“一大二公三纯”的老路。而我们现在寻求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的内在结合，首先就在于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经过长期的过程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不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摆到首位，即使你搞了普遍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也不过是一个贫穷的社会主义，但贫穷并不是真社会主义，是不可持续发展的。而要

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扭住发展这个主题不放，就要考虑构建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我们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实践找到了答案。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实际上，现在我们讲社会主义所有制，已不是单指某一种或两种公有制，而是指与社会化生产力相适合的所有制结构，而这种结构表现为基本经济制度。可是，有的同志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只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但不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因为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所有制只有公有制，不包括非公有制。这是一种矛盾的说法。因为基本经济制度在同一社会形态中是相同的，不管这个社会处于哪个发展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总是相同的。因此，不能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就不适用了。

我总觉得，如果不把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总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究竟怎样搞，就有可能出现摇摆，甚至反复。而要搞清这个问题，除了实践、思考、创新，恐怕没有其它更好的办法。还是要牢记邓小平一再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那句至理名言。我的理论水平有限，又受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很深，这本小册子中肯定有不少论点缺少说服力，甚至有错误。但是，如果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于愿足矣！诚恳地希望同志们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借此作序的机会，让我对热心支持本书出版的江西财大吴照云、王小平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

宋醒民

2001年4月

目 录

序 / (1)

第一部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 / (1)

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

——学习邓小平南巡谈话的体会 / (2)

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明智的选择 / (8)

我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与前瞻 / (18)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29)

市场经济六题 / (37)

第二部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力 / (5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劳动力必然是商品 / (5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劳动力商品化 / (61)

劳动力市场发育的一个特殊环节

——再就业工程评析 / (71)

第三部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资本 / (7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适用资本范畴试析 / (80)

论资本范畴的历史适用性及其普遍意义 / (93)

第四部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 / (10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适度的宏观调控 / (102)

略论适度宏观调控 / (111)

抑制通货膨胀应遵循适度宏观调控的思路 / (120)

“适度公有”是摆脱困境、深化改革的一条真正的出路 / (123)

第五部分 国有经济的改革与民营经济的发展 / (129)

国企改革需要思想再解放 / (130)

略论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 / (133)

资本劳动分享制

——国企改革可供选择的一种制度安排 / (137)

关于民营经济的定位问题 / (150)

经济民营化：趋势与路径辨析 / (163)

第六部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述 / (169)

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内涵 / (170)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再探讨 / (180)

做好初级阶段这篇大文章 / (191)

初级阶段体制转轨的必要性 / (199)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经济体制的选择 / (213)

第七部分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反思与求索 / (237)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的深层思考 / (238)

中国改革：百年难题求解 / (247)

姓“社”姓“资”问得问不得？ / (252)

论邓小平经济理论创新的阶段性 / (259)

附：

创建生态旅游大省

——关于21世纪的江西走向 / (269)

再谈创建生态旅游大省 / (273)

发展生态经济，实现江西可持续发展 / (277)

第一部分

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提出

改革是解放生产力 和发展生产力

——学习邓小平南巡谈话的体会

学了小平同志最近的重要谈话，感触很深。小平同志虽然年寿这么高，可是他的思想仍然充满着青春的活力，紧紧地扣住时代的脉搏，鲜明地反映着时代的要求，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这是值得我们每个理论工作者效法的。小平同志是一个十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坚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是，他和一般人不一样，不是用书本来硬套现实生活，仅仅从书本上去理解社会主义；而是从现实生活中，从生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充分地吸取理论思想的营养。因此，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不是一种教条、教义，而是千百万人民群众创造性的社会实践。

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对全党全民来说，意味着又一次思想大解放。正当国际风云变幻，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不少地区遭受挫折与失败的时候，我们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我们的改革究竟向何处去？大家都在沉思。就在这样一个极其关键的时刻，小平同志为我们作出了坚定而又明确的回答，拨开了迷雾，指明了航向。

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是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改革的内涵和实质所作的精辟概括。他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

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小平同志这样来概括改革的内涵与实质，就把改革直接同经济建设为中心扣在一起了。我们还要特别注意一点，所谓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解放，而是在根本意义上的解放。换句话说，旧的经济体制不是一般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在根本上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一点认识，也就不可能自觉地加大改革的力度与加加改革的步伐。现在越来越看得清楚，旧的那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完全排斥市场与价值规律，它实质上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是国家经济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产物，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要采取的。所以，这种经济体制，虽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短时间内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很快就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了，特别是在将自然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的形势下，这种经济体制的弊端就表现为阻碍生产力发展、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还有与这种体制相关的“三铁”（即“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本来也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要实行的。按照马克思的学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根本就不存在“铁椅”的问题。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付酬、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也根本不存在“铁饭碗”与“铁工资”的问题。但为什么又实行了呢？这一方面是因为误解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优越性，而另一方面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是自然经济与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的习惯势力和封建等级的传统观念侵蚀着人们的头脑。现在，大家都在渐渐地明白起来，“三铁”对建设社会主义不但毫无帮助，而且是一个严重祸害。“三铁”只会培植官僚阶层，只会把人变懒，只会把社会主义吃穷。所以破除“三铁”，也是从根本上解放生产力。

我们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是对改革的内涵和实质所作的又一种概括。我认为这种概括需要我们科学地理解，防止片面化、绝对化。

大家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小平同志倡导下，全党致力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人们日益感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人们基于对中国国情冷静分析与对历史经验的深刻反思，在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理论研究上取得了两个最重要的突破性的成果。其一是关于我国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是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因为中国国情决定了我们在现阶段搞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是发达的、成熟的、纯粹的，而只能是初级的、不成熟的、不纯粹的。其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形式，采取公有制为主体，在与非公有制相结合的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这样的形式，更适合我国复杂的国情与发展的需要，更有利于激活国家内部的机制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与交流。很显然，如果我们把改革的内涵和实质简单地理解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无形中就离开了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去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与“发展”，那末，就可能把“完善”与“发展”理解为向高级的、成熟的、纯粹的社会主义过渡；而如果我们广大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作这样的理解，就有可能重新导致“一大二公三纯”的“穷过渡”。再者，如果把问题的提法从哲学高度加以思考，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的一对基本矛盾，生产关系是不能够离开生产力而自求完善和发展的；它在任何时候、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只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而进行相应的变革或调整；而变革或调整得合理与否，也不是由生产关系自身来检验，而是由生产力的现实状况来检验。离开了生产力标准，就会走向历史唯心主义。

我们认清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内涵与实质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就应该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惟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从而也才能真正地坚持社会主

义。小平同志强调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在十多个国家进行了多种试验。但过去，试验来试验去，就是放不开胆子。因为面前横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是凡是资本主义搞了的社会主义就不能搞，认为搞社会主义就应与资本主义对着干。因此，在实际生活中形成了一套与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的经济体制与具体制度，而这种经济体制与具体制度反过来又成为一根绳索把自己捆得紧紧的，以致在改革开放中迈不开步子。怕什么？小平同志说，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这里有一个看问题的方法问题。究竟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是姓“资”还是姓“社”，不在于是否吸收和借鉴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与管理经济的办法，而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小平同志认为，这才是判断的标准。的确，如果我们所做的工作，所干的事情，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不能增强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即使你的动机再好，那对巩固和坚持社会主义又有什么效果呢？这样，能够使人民群众相信社会主义优越吗？能够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吗？小平同志说得很对，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这才是正确的选择，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当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是吸收和借鉴了历史上和别的发展经验才发展起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的日本，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它们的经济都实现了跳跃。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一条绝对规律。在这条规律的作用下，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有可能后来居上，跳跃式地向前发展。其诀窍就在于敢于开放，善于吸收和借鉴别国别地发展经济与管理经济的先进技术与经验，为我所用，进一步创新。这样既省力又省时，人家花了几十年上百年才弄出来的东西，而今作为你创新的起点，一下子就可以赶上人家甚至超过人家。这是最聪明的一种办法。在当今国际经济合作与交流日益广泛深入地开展的形式下，谁都在吸收对方的长处，就看谁学得更快更好，谁就发展得更快。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也学习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东西。比方说宏观调控，在193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前资本主义国家是不怎么讲的，但自从所谓“凯恩斯革命”后，他们也很注意宏观调控，并取得了成效。

马克思主义是断定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不仅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对立的一面，而且看到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有继承的一面。继承就不应该是一概排斥、一概反对，也不应该是害怕，而应该把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以及其它好的东西大胆地加以吸收和借鉴。在这里，也有可能让一些不好的东西渗入进来，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

实际上，我们害怕的资本主义，很多都是一种误解。其实是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等等当成了资本主义，与其说是“恐资病”，不如说是“恐商病”、“恐市病”。十多年来，我们都是围绕着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这个改革开放的核心问题，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才使思想一步一步地得到解放。开始是害怕商品生产，说商品生产姓“资”不姓“社”；后来思想解放了一点，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但不承认这是商品经

济，说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独有的经济体系，我们不能要。再后来思想又解放了一点，承认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并不是产品经济；但不承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是市场经济，说市场经济姓“资”不姓“社”，是道地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而我们讲的市场调节与市场经济不是一码事，我们只能要市场调节，不能要市场经济，好比说“我们只能要大米，不能要粮食”。就这样，把市场经济当成了资本主义，不是痛痛快快地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是步步设防，自己来捆绑自己的手脚。小平同志针对这种“恐商病”、“恐市病”明确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小平同志的这段话多么铿锵有力，他把最后一道阻碍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防线冲破了，所以又是一次思想大解放。

（原载《当代财经》1992年第5期）

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明智的选择

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那末，如何认识市场经济？如何把握市场经济的内涵？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为什么要确立市场经济的新思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意义在哪里？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市场经济的性质被严重地扭曲。过去一讲市场经济，就同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与此相对应，过去一讲计划经济就同社会主义制度联系起来，认为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都被赋予社会制度的属性，并被作为区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本质特征。尽管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但认为那不算计划经济；尽管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也认为这不算市场经济，这就使我们长期以来在经济理论上陷入了大迷宫。

邓小平的南巡谈话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这个谈话正本清源，为市场经济恢复了名誉，摘掉了计划经济头上的桂冠，使市场和计划都摆脱了人们强加在它们头上的社会制度的属性，这无论是对于基本理论的建设与思想的解放，还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与经济的腾飞

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党的十四大在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的指引下，确定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的目标模式，这是中国大地上发生的一个新的历史性变化。这个变化将决定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决定社会主义有可能取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从而最终代替资本主义。

现在，理论和实践都向我们提出了重新认识市场经济的问题。这首先就有必要反思一下过去是怎样误入迷宫的。笔者认为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认识有误区。纵观历史，资本主义制度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产生后推动着市场经济向前发展，并趋于成熟。如果没有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确实是不可能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区分开来的。所以，不但资产阶级的政治家、理论家，认定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品”，而且众多的社会主义理论工作者也直截了当地把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划等号，甚至有些笃信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为了使改革避开市场取向，竟然求助于资产阶级理论家的观点，说市场经济有其特定的涵义，是特指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二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上，认识有误区。过去人们对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都有一种简单、机械的理解。自从社会主义在前苏联产生以来，人们一直追求着一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一直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看成是绝对对立的，从而认为它们无论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方面都是完全不同的。从这种思维模式出发，当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后，对于如何去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就强调要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对着干，强调要分清两条路线、两条发展道路。既然已经把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那末，市场经济自然被视为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而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的选择对象，市场经济是被排除在外的。于是，就有计划经济模式产生出来。因此，在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就

用了产品经济来代替商品经济，用了计划来代替市场，用了调拨分配来代替流通，用了行政手段来代替经济手段，企业经营的利润目标被否定，企业的自主权被取消，企业成了行政机构的附属物。这一切，被看成是“堵了资本主义的路，迈了社会主义的步”。把市场经济当做资本主义狠批猛斗，因而对于资本主义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许多行之有效的经营形式与方式和管理经验等都拒绝吸收，同时与世界市场相隔绝，这不能不使社会主义掉进经济技术落后的陷阱。

其实，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不是一码事。所谓市场经济，是指商品经济条件下，实行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它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商品经济的运行表现为市场的运动，这是任何一个存在商品经济的社会共同现象。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走向市场经济，这是无可回避的历史逻辑。如果说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那末，同样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腾飞的必由之路。只搞商品经济，不搞市场经济是不可想象的。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也不是绝对对立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同处于一个时代，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同一的一面。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剥削制度与社会主义是对立的；但是二者都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物质基础，都是一种商品经济，因此，在经济的运行上又是很相似的。商品生产与交换已有几千年历史，今天已发展到高峰，现代商品经济已经市场化了。因此，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分水岭，倒是把它们联系起来的纽带。

二

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如果对市场经济仅作一般的了解，那末，可以说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因为商